

主編的話

如何寫出好的期刊論文？——經典論文啟示錄

今年二月，中研院社會所主辦了第三屆「春之鬧」營隊，本屆的主題是「學術寫作精進班」。筆者忝列講師一員，在營隊第一天以「如何寫出好的期刊論文」為題，給了一場演講，據說反應不惡，事後也有不少學生與同儕私下來詢問演講內容。¹一篇好的期刊論文有許多要件，此處礙於篇幅無法盡述，筆者不揣簡陋，僅就其中最關鍵的一項，提出一點淺見與學子分享，同時就教學界同儕先進。

學過寫作的人都知道，「破題」很重要。在學術論文中，破題的功夫主要展現在「框構」(framing)。所謂框構，指的是如何將既有的素材，組織整合在一個框架裡，猶如攝影或繪畫中的構圖。構圖好的繪畫或攝影作品，能夠讓人一目了然，理解畫面中的重點所在與作者的主要訴求；精彩的構圖有時甚至可以帶來立時的震撼效果。同樣地，框構得好的學術論文，能夠讓讀者立刻掌握文章的問題意識為何、主要的文獻對話領域、研究者的主要發現以及研究貢獻。

框構其實也是個社會學的概念，學界同儕應該不難理解其箇中三昧。具體一點來說，框構就是一篇論文提起問題的方式，因為提起問題的方式（也就是問題意識）一旦被決定，後面的理論概念、對話文獻、研究發現與貢獻等，大致上也被決定得差不多了。筆者見過不少「好研究被寫壞」的例子，大多是因為框構不佳，導致問題意識不清、研究貢獻無法凸顯。筆者這麼說並不是要自命清高，因為這樣的情形可能發生在任何作者（包括筆者本人）身上。這麼說也許太過抽象，讓筆者援引一個知名案例來加以說明。

Mark Granovetter 的“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”，是一篇經典之作，在社會網絡、經濟社會學、組織管理、乃至微觀社會學的領域

DOI: 10.6676/TS.2017.33.i

1 本次演講的影音檔，可於中研院社會所網站觀看，網址：<http://www.ios.sinica.edu.tw/ioscamp/11-2.html>。

中，幾乎可說無人不曉。這篇論文自從 1973 年在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 (AJS) 發表以來，迄今已經被引用超過 44,000 次，號稱是「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社會科學論文」。² 然而，光采表象的背後，卻隱藏著鮮為人知的軼事。原來這篇論文的前身叫做“Alienation Reconsidered: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”，Granovetter 將它投稿到 *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* (ASR)，卻不幸遭到退稿。Granovetter 仔細閱讀審查意見之後發現，原來他當初框構不當，把文章定位在異化理論，因此被送到「歐洲取向的異化理論家」(European-oriented alienation theorists) 手中審查。³ 兩位審查人都給予作者相當翔實、但也頗為嚴厲的評價，認為本文對異化理論的理解與掌握嚴重不足，甚至直指本文「不應被出版」(it should not be published)⁴——連「修改後再審」的機會都沒有！Granovetter 收到如此直白的審查意見，並不氣餒，反而從中汲取教訓。他理解到自己當初把論文定位在與異化理論對話，是個錯誤，因此改弦更張，重新框構論文，不但修改標題，也把異化理論的部分完全拿掉。Granovetter 把修訂後的論文投稿到另一個頂尖期刊 AJS，不但獲得接受，而且廣受不同領域學者的重視，迄今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經典。

Granovetter 的故事不僅饒富啟示，而且很有療癒效果。先說啟示。前面提過，框構得好的學術論文，能夠幫助讀者很快掌握論文的問題意識、對話領域、研究發現與主要貢獻。如果從投稿策略來看（雖然筆者很不喜歡從這個角度來思考），框構決定了一篇文章送給什麼樣的人審查。在 Granovetter 的初稿中，他將自己的論文定位在社會學理論與都市社會學中的異化理論，因此他的文章被送到相關領域的學者手中審查。審查人無法看出其貢獻，甚至認為這篇論文不應被出版。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，Granovetter 自己把一個好題目給寫壞了，「被退稿也只是剛好而已」。換一個角度想，假使當初 ASR 的審

2 這是筆者在執筆當下根據 Google Scholar 檢索所得的結果，而這個引用次數仍不斷攀升中。

3 <https://scatter.wordpress.com/2014/10/13/granovetter-rejection/>（取用日期：2017 年 6 月 25 日）。

4 <https://scatter.files.wordpress.com/2014/10/granovetter-rejection.pdf>（取用日期：2017 年 6 月 25 日）。

查人佛心來著，讓 Granovetter 這篇論文刊登了，最後這篇文章可能被定位在都市社會學中的異化理論，它在社會網絡與經濟社會學方面的貢獻，可能因此被埋沒了——當然，識貨的人可能還是會把這篇論文挖出來，但它是否能像如今一般享有「被引用次數最多」的光環，恐怕就很難說了——因為本文的貢獻，在初稿中並未被凸顯，連 Granovetter 本人都交代不清。

因此，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不當的框構，可能讓自己的論文送到不合適的審查人手中，讓自己的文章無法得到欣賞與刊登的機會；不當的框構，可能也會減損甚至埋沒了一個好研究的潛在貢獻與價值。

這個故事的療癒效果，在於告訴我們：即使是一篇具有高度原創性的論文，也有可能因為框構不當等原因而遭到退稿、甚至被埋沒。因此，重點不在於「遭到退稿」這件事，而在於「如何面對退稿」。Granovetter 投稿當時，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，因此只能以謙卑的態度面對退稿。假使 Granovetter 當年遭到退稿之後，滿腹委屈，認為審查人及主編／編委會等都誤讀其論文、看不出其原創貢獻與價值，卻不願修改論文，那麼，這篇影響深遠的經典論文，恐怕永遠得不到面世的機會。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損失，更是學界的損失。

本期刊出的三篇研究論文，在審查與修改過程中，都歷經了重新框構 (reframing) 的過程，有的甚至連論文標題都改了。重新框構聽起來雖然麻煩，但絕對有加分的功效，並非僅是虛應故事而已。林文源的〈把疾病帶回來？病患實作中的多元疾病客體化〉，透過對多元醫療實作的客體化分析，反省了當前醫療社會學中對「疾病」、「患病」等概念的限制；鄧建邦的〈受地方限定的工廠：中國大陸內遷台資製造業勞動體制之變遷〉，探討了台資工廠從沿海遷移到內陸之後，勞動體制的變遷及其與在地社會的關係；陳志柔的〈有效治理的桎梏：當代中國集體抗爭與國家反應〉則是從作者獨力蒐集建立的資料庫中，分析當代中國集體抗爭事件的獨特樣貌與背後隱含的治理意涵。這三篇論文的作者都十分認真地回應了審查人與編委會的意見，並做出相當大幅度的修改，精神可佩，在此謹向這幾位作者致意。

除了三篇研究論文外，本期也有三篇精彩的書評。張隆志評介《族群、民族與現代國家》，林益仁評介 *The Crisis of Global*

Modernity，王驥懋評介《食農社會學：從生命與地方的角度出發》，分別介紹了台、美、日學界的新近作品。這三篇書評（以及這三本書）之間，其實隱藏著內在的有機對話（例如對民族國家體制的省思、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連結關係的重新檢討等），讀者不妨自行體察玩味。

汪宏倫

謹識於南港
2017 年 6 月